印刷體的詩歌

《全唐詩》中出現頻率最高的字：去掉常見的「之」「一」「而」「其」等助詞、數詞之外，出現頻率最高的字是人、山、風、日、天、雲、春、花、年、月。連成一線，簡直就是一句詩。人間況味，盡在其中。

只要行一次山，這十個字就全齊備了。站在山巔上，極目遠望，太陽照常升起，春天漸遠，暖風漸熱，薔薇月季都群體性聚集般拋灑笑靨，流年歲月亦如流雲悠悠，緩緩飄過藍天。望峰息心，窺谷忘返，被口罩與種種大數據、二維碼勒得麻木窒息的情緒，得以暫時紓解。自由呼吸，真的比什麼都來得重要。

如今，唐詩除了讓學生應付考試，或者被營銷號拿來粉飾名媛、調劑雞湯，似乎離生活越來越遠了。或者可以說，這是所有詩歌普遍的處境。

前段時間，北島直播引發刷屏，讓人有一種久違的物以類聚的悸動與惶惑。在封控、隔離中談論詩歌，很有一種行為藝術的解構感。北島那一行行詩句，就像一條條沉重的鐵鏈，又冰冷又滾燙，碾壓、磨扯着內心，讓人不敢去看，不忍去讀，卻又忍不住去目睹、去默誦。世界依舊需要印刷體的詩歌。只不過現在實在太少太少了。百姓不幸，詩家亦不幸。

那些曾經的詩篇，時隔幾十年，仍裸露僨張着骨感：「新的轉機和閃閃的星斗，正在綴滿沒有遮攔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來人們凝視的眼睛。」現在沒有人能說得清未來究竟是怎麼樣，一種對沒有預期把握的超級無力感，像海綿一樣吸耗着人的活力。

疫情照見了高尚，也反射了卑鄙；過濾了虛偽，也淘洗了真誠；改寫了人生，也重述了故事；破滅了夢想，也引燃了思考。印刷體的詩歌，就像一座山，讓你可以攀登上去，更清晰地去看看周圍的世界。

瓜園 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雪中送炭

香港戲院自四月二十一日重新開放，至今剛好一個月。戲院重開後，並沒有想像中的報復性消費，受場地容量限制、入場後不得除口罩及進食等防疫安全措施影響，以及限聚令期間養成的在家觀影的習慣，觀眾對於到戲院看電影的欲望似乎不再那麼強烈，整體電影市場疲態明顯。

回看今年迄今為止的香港電影票房，票房收千萬以上的電影只有三部，《奇異博士2：失控多元宇宙》以五千三百萬拔得頭籌，而後是兩千兩百多萬的《怪獸與鄧不利多的秘密》和一千六百多萬的《蝙蝠俠》。之後的電影，《月球隕落》、《星夢動物園2》、《長津湖之水門橋》、《喪盡癲才》、《奪命狂呼》票房皆在五百萬以下，而其中港產片含量為零。

近些年觀港產片市場的走勢，令人感嘆每每以為境況已經見底，卻不想還能更壞。二〇二二年已過去近半，竟只有《逃獄兄弟2》和《冥婚》兩部港產片上映，且本地票房並不理想。不過好在《逃獄兄弟2》去年尾已率先登錄內地視頻平台愛奇藝上線，票房累計分賬破千萬——在如今香港電影市場的大環境下，北上已成為港片的發展之路。

幸而內地無論從政策到市場，對港人港片都是一派接納與支持之態。為了更好地推進內地同香港合拍電視電影的發展，近日深圳市前海管理局發布《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專業服務業發展專項資金管理暫行辦法》，當中提到，在文創產業方面，由前海企業作為製作方的香港與內地合拍影視作品首播、上映的，最高可給予300萬元（約349萬港元）支持，合拍電影立項可給予20萬元（約23萬港元）支持。這對當前處境下的香港電影人而言，無疑是雪中送炭了。

談文論藝 嘉妍
逢周五見報

銀髮網紅

短視頻時代造就了「銀髮網紅」。第一次看到這個稱謂，我想起的是鶴髮童顏之類自帶仙氣的詞，其實，這個詞指的是在網上擁有大批粉絲的老年人。「銀髮網紅」中不乏打時尚牌的，精緻的妝容、挺括的外表，也有令年輕人自嘆不如的「撸鐵狂人」。不過，在內容輸出的網紅賽道上，耐力強勁的主要有兩類：一類是晒手藝的；另一類是講故事的。

先說手藝人。我看過一些技術精湛的老木匠、竹篾匠，在抖音裏展示製作器物，動作行雲流水，配上音樂，令人叫絕。所謂技近乎道，任何一種技藝，練得純熟了，哪怕是勞作，並非刻意表演，也有觀賞性，甚至比有些扭捏作態的「表演」更打動人。每見到此類「銀髮網紅」，我總會想起那位把油從錢孔注入葫蘆而錢不濕的賣油翁，設若宋代有網絡，他憑這手絕活，一定能成為大網紅。加上歐陽修在他評論區裏留言的名人效應，很快能瘋狂吸粉，開啟帶貨賣油之路。

再說講故事的。人總是喜歡看稀奇的。越是與眾不同的東西，越能得到廣泛傳播。在網絡空間裏，人性的這個特點被放大。同時，網民最喜歡的又是「真相」。而把此二者完美融合的，正是肉身練就的個體生活。因為，世界上最無法複製的東西，是人生。現代社會雖不如傳統社會那麼依賴經驗，但老年人歷經滄桑所得，無論是成功還是教訓，只要真誠，都能給人啟發。當他們在鏡頭前，把自己所歷所見所聞的故事娓娓道來，分享對家庭、對人生的感悟，聽者觀者自然也不少。

此外，還有一類活躍在網上的老年寫作者，未必到了「網紅」的級別，卻也值得關注。在我常看的公號裏，有好幾個是老學者、老報人、老文化人開設的。不論是針對時事熱點發議論，還是回憶舊聞故人，抑或記述退休生活，心境和語氣一樣平和，內容和意蘊同樣深刻，透出淡定的智慧、堅定的態度，讓人肅然起敬。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語感」初議

在香港少使用「語感」一詞，即使在對「語感」有基本要求的行業，如文字工作者、教師、編輯……都很少提到該詞。「語感」按權威詞典的解釋，是指「言語交流中對詞語表達的理解、使用習慣等的反映」，這也包括了對語法的認識。

香港的中文使用有不少錯謬，有的還很嚴重，多少反映出對中文欠尊重。究原因可追溯到百年殖民造成的「重英輕中」背景。作為國際都市香港，「重英」必需；作為中國香港，「輕中」則大錯。教育界的有識之士曾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發起「提倡母語教學運動」。對那些前輩，我們至今心存感激敬重。

香港人的母語是什麼？當時認定的是粵語。普通話教學在一九九八年進入香港後，是「粵」是「普」常有爭論。被稱「粵語」的香港話，劃歸語言學分類的「廣州話方言區」。其口語生猛活躍，生命力強。但在書面語層面，除非要強化香港色彩，否則不宜放寬香港口語入文，應體現出規範的現代漢語語法。面對兒童、少年的中文讀本，包括教科書及閱讀文本，更應強調「中文規範」。

我的工作常與對「語感」有要求的一些人和一些領域交集，對彼此使用的中文常有分歧爭論。但我們研討的不是中文高層面的創意、文采、個性或風格，反是降級在最基本的層面：如何把中文寫正確。

說來令人詫異，我見到的中文常會出現主謂語缺失或不當、動賓搭配不當、詞語誤用、語序不當等語病，也就是說，這些中文的「語感」算不上優秀，但它們面對的，又恰是正在打中文基石的香港孩子。

在每周五本專欄中，我想就手頭資料討論些香港常見的中文錯誤。受理論所限，本人只能就現象作粗淺分析，希望求教於專家學者，也令有興趣的讀者受到啟發。

人與歲月 凡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三、五見報

說純正美好的語言

上回提到一本關於托爾特克文明的書，書名是《打破人生幻鏡的四個約定》。作者唐・米蓋爾・魯伊茲，以托爾特克文明的智慧，提醒我們要避免生活在「霧蒙蒙的鏡子」之中。那麼，我們應該注意什麼呢？

魯伊茲說，首先要小心跟自己的第一個「約定」，即語言。「語言是讓人類得以彼此了解並互相溝通的一套符號，其中的每個字母和字眼都是一個約定」。

語言成為了約定，在於語言有它的能力。這說法既出現於基督宗教，也記在托爾特克文明。魯伊茲寫道，「語言不只是聲音或書寫符號，它是一種力量」，「語言一旦贏得了我們的注意力，就能進入我們的心中，改變我們的信念，這樣的轉變有可能是好的，但也可能是壞的」，而絕大部分情況都是壞的。

世界充滿了邪惡的語言，也造成劣質的信念。虛假的信念令人盲目，人盲目，就看不見真理，人看不見真理，自然活在迷霧。魯伊茲說，「儲存在我們心智中的信念，有百分之九十五都是謊言；我們之所以受苦，正是因為相信這些謊言」。

我不肯定當中的比重是否真的是百分之九十五，但可以肯定，謊言的確成為了不少人的信念，信手拈來，「執輸行頭，慘過敗家」、「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等等。

你真的認為這些歪理正確嗎？而當人們不斷重複這些說法，亦正在立下一個又一個的壞約定。壞約定來自謊言與八卦，越多人說，越多人信以為真，並構成充滿恐懼的世界。

「人類最大的恐懼就是不敢做自己」，「為了得到獎賞，我們便不斷做着別人希望我們做的事。由於害怕受到懲罰，我們便開始戴上假面具」。

如何可以打破這個製造壞約定的怪圈？

那就是從自己出發，「說純正美好的話」，即「不要用話語來傷害打擊自己」。你不用語言傷害自己，也慢慢學會不以此傷害別人。

（待續）

自我完善 米哈
逢周五見報

改變世界的電冰箱

如果問什麼傢具改變了世界，一般人不會想到冰箱。但美國歷史學教授Jonathan Rees在專著中指出：冰鎮食品的普及是最近兩百年才發生的事。過去，人們必須冬天在深山、大河中採冰，放進金屬櫃中，造出「冰箱」。十九世紀電冰箱的發明讓人能通過化學製劑延長儲存食物的時間。電冰箱的技術原理始終未變，但製冷劑從阿摩尼亞轉為其他，整體體積縮小，冰室容量增大，無霜型冰箱出現。

電冰箱不但讓冰淇淋唾手可得，而且改變了「時令菜」的定義。去年秋天收穫的蘋果能存到今年春天，雞蛋能長期保鮮。食品保存期延長，一方面似乎減少了浪費，另一方面也讓我們無緣欣賞「新鮮」的味道，而且增加了能源消耗。另外，它的製冰功能讓美國的各種雞尾酒應運而生，之後傳到歐洲。

冰箱靠裏部分比前部溫度低。所以靠門的儲藏格最好用來放番茄醬等調料而不是牛奶。黃油、雞蛋最好低溫、密封保存。它們容易氧化、吸味，所以應該封閉存放在原來的包裝中，不要取出放到冰箱門上的格子裏。存放蔬果的格子可降低濕度，延長保鮮期，但麵包放冰箱容易變乾。橄欖油放冰箱會凍結，全麥麵粉、堅果等放冰箱卻能保證所含的油脂不變味。冰箱除味用什麼辦法最好？不是美國人常用的烘焙小蘇打粉，而是活性炭，後者還能反覆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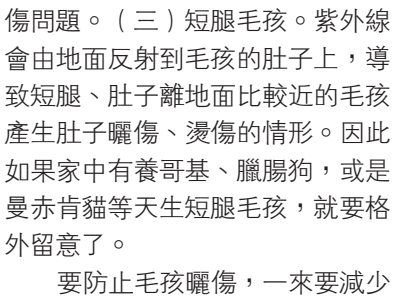
家用冰箱可做「風雞」、「風魚」。整雞、整魚活殺，清洗，抹上鹽和其他調料，懸空放冰箱內兩、三天後，表皮金黃，肌理緊致，味道濃縮，風味絕佳。水果在冰箱內風乾，滋味有類柿餅。風乾蔬菜則有「肉」味。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定窯白釉孩兒枕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將於七月開幕，展出由北京故宮博物院借出的九百多件珍貴文物。據悉，宋代定窯白釉孩兒枕（**附圖**）亦在其中。

此枕高十八點三厘米，長三十厘米，寬十八點三厘米，以俯臥於榻上的孩兒為造型，兩臂交叉環抱，頭枕臂上，雙足交叉上翹，右手持一繡球。身穿長袍，外罩坎肩，下裝為印團花紋長褲，足蹬軟靴。以孩兒背作枕面，榻呈長圓形，四面開光，正面刻有螭龍紋，背面光素，兩側印如意雲頭紋，開光之間同樣飾以如意雲頭紋。通體施牙白色釉，底素胎無釉，有兩個通氣孔。



定窯匠師別出心裁，成功塑造了一個天真、活潑可愛的男孩兒形象。孩童體態豐腴，眉清目秀，眼睛圓而有神，神情自若。整件作品線條流暢柔和，細節刻畫生動傳神，顏值與實用兼備，堪稱中國古代瓷器中的名品。

由於材質光潔細潤、堅實清涼，瓷枕、玉枕一直是古時夏天避暑納涼的寢具。瓷枕可以爽身怡神、有助入眠，甚至有「明目益睛，至老可讀細書」之作用。北宋詩人張耒在《謝黃師是惠碧瓷枕》中提到「鞏人作枕堅且青，故人贈我消炎蒸，持之入室涼風生，腦寒發冷泥丸驚」，可見瓷枕作為降溫工具的妙用。

宋代盛行瓷枕，南北方瓷窯皆有燒造，種類多樣，造型豐富。定窯位於河北曲陽澗磁村，是宋代北方著名瓷窯，始燒於晚唐、五代，至北宋鼎盛，金、元時期逐漸衰落。北宋定窯主要燒製白釉瓷器，還兼燒黑釉、綠釉和醬釉。造型以盤、碗最多，其次是梅瓶、枕、盒等。

古時民間俗信裏，父母為寄予期盼和祝福，會在子女結婚時送贈有「嬰孩」及「蓮花」紋飾的瓷枕，寓意「連生貴子、開枝散葉」，因此宋代陶瓷枕常見嬰戲圖案。

館藏擷英 閒雅
逢周五見報

如何防止貓狗中暑

炎炎夏日，大部分人出街時都會準備防曬用品。同樣地，狗狗貓貓都要做好防曬，在強烈的紫外線照射下，毛孩可能曬傷，導致皮膚紅腫、脫皮，嚴重甚至引起皮膚癌。

不說不知，有三種貓狗品種最容易曬傷。（一）無毛或短毛，毛髮扮演着保護皮膚的第一道防線，但是無毛或是短毛的貓狗天生缺少毛髮，難以抵擋夏天強烈的紫外線。（二）白色或淺毛。貓狗皮膚上深色的色素，可以幫助保護皮膚，降低曬傷的機率。而白色毛或淺毛的貓狗，因為身上缺少黑色素的保護，比起其他毛孩更容易有曬傷問題。（三）短腿毛孩。紫外線會由地面反射到毛孩的肚子上，導致短腿、肚子離地面比較近的毛孩產生肚子曬傷、燙傷的情形。因此如果家中有養哥基、臘腸狗，或是曼赤肯貓等天生短腿毛孩，就要格外留意了。

要防止毛孩曬傷，一來要減少毛孩在陽光下活動的時間，也可穿上防紫外線的衣物或搽防曬乳。萬一真的不幸曬傷，可按以下方法處理：如果看到毛孩皮膚發紅、發熱或有脫皮，應該盡快把牠們移到陰涼處。冷敷和塗上軟膏藥來紓緩肌膚，幫助減輕初期症狀。如果曬傷情形嚴重，就要立即送醫診治。

有些人「以己度狗」，以為狗狗在夏天身上還要披這麼多毛皮很辛苦，而且容易中暑，於是想透過剪毛來降溫。殊不知這樣做，容易弄巧反拙。狗狗主要是通過舌頭和腳墊進行散熱，身體上的汗腺並不發達。狗狗剃了毛，只會讓皮膚直接暴露，不僅散不了熱，而且還可能會因為灰塵或者是花粉的影響，導致皮膚瘙癢以及過敏。

萌寵集 佑松
逢周五見報